
名山藏

# 名山藏卷之三十二

臣何喬遠恭輯

## 坤則記一

宣宗廢后胡氏　憲宗廢后吳氏

世宗廢后張氏　景皇后汪氏

胡皇后濟寧人宣宗廢后也父榮生七女長女洪武初爲女官給事掖庭頗見任使榮以故得官錦衣百戸后榮第三女也名善祥太宗十五年詔選皇太孫妃臺官奏在魯后與是年冊爲皇太孫妃仁宗即位進封皇太子妃宣宗即位立爲后時海内晏安車駕

頗事遊幸后常乘間規諷居二年疾無子而孫貴妃有寵宮人有子貴妃子之遂立爲皇太子后遂稱疾請閒許之退居長安宮稱號服食侍從悉如故后居長安宮奉黃老爲仙姑而張皇太后憫后賢時召居太后宮內廷朝宴命上孫皇后孫皇后常怏怏英宗立尊張太后爲太皇太后孫皇后爲太后后益謙讓不敢居孫太后左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勅皇后祭奠自薦諸六宮知孫太后有讒嫉意痛哭踰年殂下外廷議喪禮時楊士奇病諸臣就問士奇家士奇曰當用后禮曰此非內廷所欲士奇面壁不答諸臣竟

用嬪御禮別葬於金山謚靜慈仙師天順六年孫太后崩閏七月上問李賢胡母后疾請閒耳謚仙師非令典朕欲尊上皇后禮何如賢頓首稱善遂勅諭文武群臣昔我皇考在御胡母后多疾自惟不能養重以無子固遜我母后皇考從其志母后遺榮慕道淸虛優游至于今終朕時冲幼尊謚爲靜慈先師祭奠之儀亦惟是稱心終鈌然其議上尊謚所司脩葺陵寢如制於是禮部會群臣議議上尊謚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十七日甲戌遣駙馬都尉石璟奉册寶以上先是后之遜也宣宗臨崩亦悔曰此吾少

年事

憲宗廢后吳氏上即位之七月立立踰月上觀后德不稱察英宗始選意在王皇后遂下主選太監牛玉及太監熹都察院獄鞫之辭連后父都督同知俊及俊子雄謂將立后時玉以王皇后非已選說太后易之後雄遂因熹賂玉以成事下廷議后非先帝所屬意且有過不任毋天下白太后廢焉勑諭后爾輕浮粗率留心曲調不足敬承宗廟表正嬪好其上皇后冊寶退處別宮仍諭文武羣臣曰朕仰遵憑几勉舉大婚時方在疚未敢遽從矧敢知其事太監玉妄奏

母后立先帝所遺詔云靡不有初吳氏粗率輕浮無
初曷終中宮風化之原朕處禮變豈得已耶敷告羣
臣尚悉予心遂謫王種萊孝陵俊父子戍登州衞玉
姪綸侍讀學士玉甥琮吏部員外郎幷坐除名先是
典璽局局丞王綸者事憲宗東宮多所專擅羣小覬
後類與交遍翰林學士侍讀錢溥嘗敎內書館綸受
學焉尚寶司丞朱奎者以幼童陪讀故亦相昵英宗
不豫溥意綸必入司禮密遣奎遍綸綸因偕奎造溥
家懽飲竟夕大學士陳文其居第隣溥每內侍謁溥
溥必邀文是日獨否使覘之坐中稍言及晏駕後東

宮選婚事已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賢筆曰無庸有草之者矣錢侍郎業與閣綸定計且代公賢未有以發也英宗大殮綸立視外衰而襲貂上惡之玉亦恐綸柄用遂慫數綸過勸上執下獄嗾發其通溥事降綸南京閒住溥降順德知縣凡與通者皆降謫爲外官而玉勢大振至是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言皇上冊立皇后承宗祀也賊臣牛玉奸欺貪肆進退惟其所欲將以內固寵而外擅權賴聖明廢退吳氏然牛玉故違先帝成命當死一也謀立皇后當死二也欺侮陛下當死三也使陛

下有廢后名當死四也負此四死者所宜明正典刑快中外心乃輕放南京得全首領陛下不忍殺玉臣恐將來爲玉者多矣掌禮之官畏玉權勢阿附於先執法之官念玉舊情苟容於後內閣李賢身爲顧命大臣坐視成敗不出一語其初嘿嘿是爲黨玉後乃三緘畏玉之後復有玉也伏望陛下明斷牛玉死罪黜罰李賢以戒黨欺奏上徽等皆謫邊州州判始后之廢或言有惡牛玉額者承望奪其權或言憲宗在東宮時萬貴妃先有寵而后杖責之后居西內孝宗生安樂后保抱惟謹孝宗即位念后恩命宮中進膳

如母后禮復官其姪錦衣百户正德中毳劉瑾欲焚之王鏊不可乃得葬
張皇后肅皇帝廢后也故封順妃七年陳皇后崩兩
宮皇太后命帝自擇諸妃中可者而張皇后后數年
間上方追古禮文之事每歲皇后率從上分獻宗廟
率諸嬪御行出郊親蠶禮九年頒章聖太后女訓天
下上命誦習自宮中始翰林院更撰內則新詩合歌
二南以與天下之婦教是時皇后日率妃夫人聽講
太后前十三年上諭禮部曰朕惟陰以相陽若地承
天妻綱於夫道曰敬順而已朕元配早失助祀不可
無人列御不可無統進封張氏爲皇后禮遇特隆近

乃多不思順不敬不遜朕屢恩待昨又侮肆不悛謂何視朕曷克承乾今收其冊寶退閒別所其停天下箋賀如勅十五年甍上命喪葬儀視宣廟胡廢后景皇后姓汪英宗冊爲郕王妃性稟貞純恪脩文行孫太后雅重之郕王自監國進卽位是爲景帝立后爲后后侍帝持禮無徇虜犯京師后下懿旨捲幣埋齒后無子有二女次妃杭氏生子見濟景帝欲廢英宗太子立爲后不可帝竟廢太子爲沂王立見濟而杭氏爲皇后以后諫故幽之宮中英宗卽位景帝崩后仍稱王妃欲使殉李賢曰妃雖立爲后尋見幽抑

其兩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曰朕謂無所置之初不計
其母子卿言良是而憲宗時爲太子雅知妃不欲廢
立意所以事之甚恭因言上遷妃外王府英宗從其
言其故宮人悉得出侍衣食用度賜予有加憲宗又
從中護持之悉得挾貲屬外二女育宮如故其一女
長晉不適人憲宗强之下嫁郡馬王堅后賢且壽周
太后與相得甚驩歲時召入叙家人禮正德元年薨
廷臣疑葬祭王鏊曰葬以妃祭以后遂合葬二年上
尊謚曰貞惠安和景皇后杭后以景泰七年薨先祔
廟英宗復辟革封號遷別室而景帝母曰吳太后者

亦以復辟之年仍爲貴妃

郎曰內宮之位本朝家法爲正孝陵長陵不立繼后獻陵至康陵皆以一后終其他用子爲天子稱太后矣張太后當宣英之際可以預政而不預政視漢唐女主何如哉胡皇后遜居禮不替沒齒方皇后功在世廟終不得先元配明家君臣守禮據經可以觀焉

後宮附

高廟貴妃孫氏　文廟貴妃王氏

仁廟貴妃權氏　宣廟郭嬪

高廟貴妃孫氏世陳州人父和卿仕元家常州元亂

妃父母俱亡從其次兄蕃避兵揚州城陷蕃失所在
元帥馬世熊妻得妃育之年十八未聘上聞妃有容
德納焉妃言動中度如古賢女嘗請于上求其長兄
瑛得之上卽位册爲貴妃位衆妃上官瑛參省妃愈
祗畏有儆戒相成之助佐皇后內治宮壼肅然洪武
七年薨上震悼賜謚成穆命吳王橚主喪服慈母三
年皇太子諸王皆朞有司營厝朝陽門楮岡之原賜
瑛田租供歲祀後十五年祔葬高后陵
文廟貴妃王氏蘇州人永樂七年册爲昭容已進封
貴妃妃事上及仁孝皇后恭謹處宮闈藹然和厚綜

理庶務極其井井縷上晚年有疾間或急怒宮人惴惴懼譴妃委曲調護自皇太子親王公主以下咸有賴焉十八年薨上震悼輟朝五日賜謚昭獻喪葬視成穆

仁廟貴妃權氏朝鮮人永樂七年冊爲賢妃時朝鮮數貢女子充後宮獨妃穠粹善吹玉簫上憐愛之命其父永均爲光祿卿

宣廟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賢而文宣宗聞之名入宮二旬卒先數日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其辭曰脩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

吾親而歸兮獨慚乎子之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

是則可悼也

郎曰後宮之寵以貫魚哉在人主矣至于當熊詠扇

古有其人今得四焉不可使泯泯也

名山藏卷之三十三

臣何喬遠恭輯

開聖記一

德祖玄皇帝　懿祖恒皇帝

熙祖裕皇帝　仁祖淳皇帝

睿宗獻皇帝

德祖玄皇帝太祖高祖也家句容朱家巷通德鄉上世艱勤農業父重八公娶陳生三男德祖長稱伯六公太祖卽位追尊玄皇帝廟號德祖初太祖爲兒時仁祖時時爲言世句容朱家巷宗族俱存太祖渡江

先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距城四十里族父昆弟四十餘人皆來展親既即位脩玉牒意欲祖朱熹徽人以典史見問之熹後乎對曰否太祖立罷

懿祖恒皇帝德祖次子稱四九公太祖曾祖也太祖渡江後以龍鳳九年贈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護國司空吳國公妣吳國夫人既即位追尊恒皇帝廟號懿祖

熙祖裕皇帝懿祖長子曰初一公太祖祖也生宋末元初籍淘金户金非土產常他市供賦熙祖困焉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長曰五一公歲十二次

曰四五公方八歲四五公即仁祖也熙祖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落五一公與仁祖遷盱眙五河無定居最後入濠州鍾離之東鄉既從西鄉復徙太平鄉龍鳳九年贈光祿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司徒吳國公妣吳國夫人太祖即位追尊裕皇帝廟號熙祖

仁祖淳皇帝四五公也是為太祖父諱世珍五一公遷鍾離仁祖從之兄弟皆淳良務德嘗言凡人守分得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之亡窮若倖理得財如汚吏貪官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一

鄉皆稱仁祖善人五一公有四子兵後相繼沒而仁祖生四子長曰重四公與隆生盱貽次曰重六公與盛又次曰重七公與祖生五河最後乃生太祖鍾離鄉至正四年崩壽六十六淳皇后重四公棄世亦與同月是時重六公守家重七公出贅太祖無依捨身皇覺焉既爲吳王以龍鳳元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太尉吳國公妣吳國夫人既即位追尊淳皇帝廟號仁祖復追封五一公曰皇伯考壽春王而重四公重六公重七公與重四公之四子皆追封爲王先是仁祖遷太平鄉時有一

翁指謂曰美哉八十公終歸仁德焉及始得贈適符
其年數廟號仁宗遡之德祖終歸之驗也
睿宗獻皇帝諱祐橓憲宗次子孝宗弟世宗父也母
曰邵妃始封興帝隆準龍顏神觀秀偉聲音洪重平
居嗜詩書好鼓琴莊默自持以成化二十三年封國
德安孝宗四年改安陸七年之國將行孝宗授以皇
訓班車服圖書珠寶牙角祭樂鼓吹旗節蓋扇及土
田湖池視故事有加王亦疏獻五事孝宗加納焉既
之國泊舟龍江有慈烏萬數集鳴江榔王居國思母
邵妃甚長史張景明日賦國中景物一篇以解王思

王居國禁女樂非公宴不用牲酒罷絕諸珍異牙角
犬馬之獻湖南地闊人民散處卒疾病無所求醫王
選方布四方夏秋設藥餌湯水濟暑暍常蠲減國內
租稅水旱饑饉爲粥出粟張景明獻六益於王王賜
之金帛曰吾以此懸宮門矣太監李稷數舉仁義詩
書爲王稱說王敬受之王邸外東南有從岵山登之
可以望漢江因製漢江賦其東南有臺名陽春王數
與羣臣登臨賦詩厥後作賦志儆戒佚游焉其漢江
賦曰沕妙有之肇播兮闢天地于崇卑貫岳川之血
脉兮距濮谿而派玆殷廣漢之流演兮混靈源于嶓

嵺穴磎谷之濬紆兮瀹洪流而洶湧削萬里而直下
兮鋤沙礐之能壅遡天靈而之啓葉兮浩涬洞其沛
悚森地軸之浸涵兮咨民居之匪康斜龍蛇于一壑
兮毒吞噬而巢穴其彷徨帝命禹作司空兮承鯀父
以遑懷襄殫神思之焦勞兮信決導之有方忘桂冠
而懲入門兮卒熙績于平成屏沉氣與災燀兮洽文
命于八紘庇億兆世之利兮孰遺明德之芳馨暢至
澤之寖遠兮遹支裔之類休明何幸受之汨常兮染
惂淫于斯邦艷游女之靡麗兮滌新化于文王紛淑
慝之系于積習兮夫豈漢水之所漸濡淪元氣之精

華兮協氤氳而敷腴挺人物之瓌奇兮鬱隱顯而異
需孕吉甫之文武兮順履霜之孝子淬德公之峻操
兮藻氷鑑之雅士表向寵之淑均兮烈習珍之爲漢
鬼老東之之相才兮壯栁渾以書生而知萬里之軍
情興子美之忠愛兮抗浩然之幽貞勁張閎之拒新
法兮矯孟珙之卻金師歆叔敖之政教洽穆兮諤季
良之諫隨義昌宗八世同居兮口三千而無異別秉
徹之之公淸超邁兮八劄符而七持節毅連萬夫之
罵賊兮瘁庭芝之勤王艾漢陰叟之戒機心兮炳文
考之圖靈光羗人傑之降生兮固長川之所經緯彼

毳羽之蕃息兮其亦餘潤之兮美背負黿鼉之贔屭兮月比鰈鮃而不相離鼉鼓鯤鯨之騰簸兮翼飛鰩贏于天池銳蚝尾之陸兮翹鷄尾之儵忽六足之鮯兮戴八極之蹐神鰲文屋瓦之蚶兮聲嬰兒之鯑轉車輪之鱟兮覆金鯱之魮物魦鱛鰻鱧之瑣碎兮咸亭育于中而無遺嗟生生之不窮兮復飛動之繁滋匹嚶渚之雎鳩兮羣在淙之鳧鷖嘤來賓之鴻鴈兮號淒清之鶗鴂介戢翼之鴛鴦兮下振振之鷺委胎化之仙禽兮多能鳴之鶩澤虞長鳴而不去兮象圭寸之官雛鶵之行且搖兮況兄弟之急難鶺一足而

獸三目兮又有兩首之鸓鱴似魚而鷄似鷄兮鶩入水而爲蛤水狗騂馬厥類孔多石蛙神蛱各各含和或湊集于淺瀨兮或浮泳于滄波或喙攫于稻粱兮或容與于茆蔆漾江蘺之旋旋兮馥汀蘭之蕤蕤盈藒車之披披兮曾不與蘋蘩而因依揭葭菼之長洲兮濯蓧簜以千陂蔭荷芰之萬頃兮錯包茅而貢之人徒知物產之宏盛兮抑詎識乎玄德之靈長出漢中之百折兮經鄖國之陽導均豐而匯襄郢兮領潛沔而縈帶乎滄浪沃蒸溽瀦于夢澤兮然後瀉大別而東馳于扶桑蕩澐澐以渢汎兮盪日星于無極之

底瀏測測而細罔滲㴋兮𨕖不知容量之幾瀉洌洌以自潔兮入百谷之黄潦而不滓濁邋鄰潏以奔放兮導咸池而後止形変蛇以跨南北兮蜿若白虹之偃仰時澎湃而撞崖壁兮突如鐵騎之攘搶紛妥帖而靜處兮雖包荒而不容乎魍魎唯虬龍之蟠躨兮韜珍貝之陸離秘靈祇之幽蹤兮吐雲雨而滲瀰升一元于太虛兮襲往來之不息亮天工而利民物兮伊誰之績躬八年之胼胝兮曰伯禹之力忻戴永永兮曷維其敎肆皇明之剖符兮奄茫茫之禹跡沛汪惠之旁洽兮暨祝融之宅肅瀋岳之脩貢兮敢隳厥

職乃歌曰紀南國兮漢之浮禹所治兮安若流民世
世兮奠室疇爰宅茲兮亦何求王家其乂兮皇德是
酬其陽春臺賦曰赫皇祖之貽謀兮樹磐石之長策
累大造之德基兮蕃螽斯之蟄蟄咸明顯以康乂兮
遞世王之相襲匪軌度之式遵兮畧山川之國邑予
仰祖考之丕烈兮膺金冊其輝煌受赤社之介封兮
宅楚壤以恢彊聿司空之告成兮秉玉節而辭天王
浮大江以戾止兮撫形勢而鎮定乎一方負賢哲之
多遺址兮偉陽春臺之隹麗嗟郢客之歌陽春兮曲
窈渺其誰繼雖伊人之不作兮豈無來者之風致覲

斯臺之夌跨宇內兮峷群秀之無際近日之耿光兮
延照臨以開霽煥雲霞之精采兮燁錦綺之相緣獻
峰巒於天外兮巽盤壘如羣髻朝漢水於沃閭兮奏
萬里而迢遞卉木林林而蓊蔚兮排貫簷與松桂馴
鳥獸以翔鳴兮曷禁弋人之媟黷慨崇臺物色之舒
變兮振古初以迄今紛智愚之異趨兮杳不知其何
心或遭讒賊而弗已兮欲回君意而自沉或賦神女
而匪誕兮款規君於荒淫或奔吳報楚而慘及黃壚
兮寧忠貞之不卒或倚秦墻而乞師兮竟免宗國於
顛躋或強諫懼兵兮柔從君而自刖或指方城而盟

綏德兮挫齊威之矜伐憂之霸不足以恃兮純王道斯無闕混王霸之莫辨兮間誠僞之不容髮併是非以烟銷兮惟茲臺之存控古今之奇勝兮何人事之足云惟國之有臺兮觀察災祲而茲臺之遺兮恐盤遊而莫之禁噫非朝廷之所封兮予亦何得而有之凜皇訓之可畏兮寅夙夜以守之侈姑蘇之殫力兮荒麋鹿之可悲美章華之集怨兮攘衆心之悉離止九層之危兮嘉[illegible]之納諫貯銅雀之歌舞兮憯曹瞞之傾患竊獨以自鑒兮懷惴惴其匪康慎刑德之協中兮敢違汨乎天常泯怨誹之不作兮惠人心於

籥攘屏宵人而弗邇兮親方正與賢良懲臺榭之瀁心兮息廣廈而講虞唐奏南風之絃兮賡陽春以超軼歆湛露之章兮感賾澤以怡悅思對揚之莫既兮磬予心之惓惓勉保障之無怠兮庶幾懋九重之恩嶙鞏皇圖於不拔兮屹如山之不震焉許曰皇恩憲霑享封國兮臺觀奇麗樂無極兮盤遊弗制基禍慝兮居今鑒古勉輔翊兮恪度殫心酬聖德兮王立三十二年薨葬松林山諡曰獻王薨二年而爲正德十六年武宗崩無子世宗入嗣位欲加上稱號而羣臣謂宜考孝宗四月戊申上下禮官議五月癸丑禮部

尚書毛澄會羣臣議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爲太子立楚王孫爲定陶王奉共王祀時大司空師丹以爲恩義備至宋英宗以濮安懿王子入繼仁宗下有司議知諫院司馬光議曰秦漢以來自有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不名判太常寺范鎮亦言陛下旣考仁宗不得復考濮王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爲濮國公奉濮祀程頤亦曰爲人後謂所後爲父母以所生爲伯叔父母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

父某國大王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皇上爲本生父
與濮安懿王事相類臣等議宜立益王第二子崇仁
王厚炫爲興獻王後皇上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
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
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祀告興獻
王上箋興獻王妃皆自稱姪皇帝名崇仁王所改興
益稱亦如是大學士臣廷和臣冕臣紀皆如議議上
上曰父母可移乎事體大其再議丙寅禮部尚書臣
澄臣俊會同侯臣倫臣勛臣杲駙馬臣震臣泰臣元
伯臣鋭臣偉臣全禮臣杜臣佶尚書臣珤臣觀臣子

講臣春侍郎臣欽順臣宗仁臣廷儀臣頤壽臣璜臣琳都御史臣綸通政臣義臣瓚參議臣雲浩臣明卿臣鐘少卿臣鍠寺丞臣璿臣緒少詹事臣韶侍講學士臣龍臣廷相侍讀臣緒臣鑾侍講臣孔暉諭德臣鼎臣臣仁和臣熙臣將洗馬臣霄祭酒臣永給事中臣九叙臣錫臣寰臣玄錫臣洙臣巖御史臣以旂臣秉中臣龍臣琳臣綸臣鰲臣克宅臣仲賢臣孟和臣鎮臣洛臣潮臣茂堅凡六十三人上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天子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皇上一人繼大統承宗廟宗仁王襲興獻王封主祀最宜明制皇帝於

諸王尊行稱伯叔父自稱皇帝不名陛下稱興獻王
皇叔父大王名至矣大學士臣廷和臣冕臣紀曰三
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
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所生父南頓君也群臣
議是上曰前王典禮至博諸臣悉心究之六月甲申
禮部尚書臣澄侍郎臣俊會同公臣崙侯臣倫臣鶴
齡臣延齡臣勛臣璧臣杲駙馬臣震臣泰臣元伯臣
欽臣傑臣鏓臣全禮臣桂臣坤臣佶臣熹臣良都督
臣勇尚書臣瑤臣觀臣子麟侍郎臣欽順臣宗仁臣
廷儀臣鉞臣頤壽臣鏜臣琳都御史臣綸通政臣義

臣瓚參議臣霑臣明卿臣鑑少卿臣鏜寺丞臣墉臣
𥘉少詹事臣詔侍講學士臣龍臣廷相侍讀臣縉臣
鑾侍講臣孔暉諭德臣鼎臣仁和臣㷆臣時洗馬
臣霄祭酒臣永司業臣惠給事中臣九叙臣錫臣寰
臣玄錫臣洙臣巖御史臣翰臣孟和臣龍臣秦臣鰲
臣獻臣英臣克宅臣鎮臣伯温臣金臣以旂凡七十
二人上議陛下於興獻王父臣等議改稱叔父明大
統之無二也加皇於叔父陛下伯叔諸父莫齊矣加
大於王天下諸王莫齊矣興獻王稱號旣定王妃隨
之天下王妃莫齊矣推尊非禮也莫詳魏明帝詔稱

親非禮也莫詳宋程頤議仲尼曰事之以禮臣等愚昧敢軼古人上累聖德因錄魏明帝太和三年詔及程頤議以進留中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璁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臣伏見羣臣之議直泥古爲人後者爲之子之說耳天下有無父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漢之哀帝宋之英宗蓋當時成帝仁宗無子預立爲嗣養之宮中爲人後者也武宗皇帝嗣孝宗十有六年無嗣未嘗預立陛下及其崩也廷臣尊祖訓奉遺詔迎陛下以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祖

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高皇帝之訓曰朝廷無皇
子必兄終弟及夫興獻王孝宗親弟也皇上興獻王
長子也興獻王往矣今日尚存當興獻王嗣天子
位臣恐弟無後兄之義稱興獻王謂皇叔父者鬼神
固不能無疑也即稱聖母皇叔母則聖母當以君臣
見臣又恐子無臣母之義興獻王唯陛下一子禮長
子不得為人後利天下為人後臣又恐子無自絶父
母之義夫統與嗣不同漢文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
漢宣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必奪此父子之親建
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唐玄宗之於中宗其

祝詞曰皇伯考矣德宗之於中宗其祝詞曰高伯祖矣皆不得謂統乎臣謹按群臣所謂魏詔者其一曰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其一曰後嗣萬一有繇諸侯入奉大統當明爲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預爲此詔坊之有爲之私也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非人情已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别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天之經也地之義也順之至也今群臣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

事不守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使天下後世遺父母而利人利臣之所未解者也唯聖明詳察獨斷焉初上命下議時心欲帝興獻王以群臣議未發既得璁奏大喜使示廷和廷和曰秀才何知羣臣皆謂璁諂諛希進共排擊之上曰得張璁言吾父子有完日也七月甲子上召廷和冕紀等文華殿曰卿等言皆是至親莫如父母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祖母康壽皇太后萬一報罔極恩其奉詔廷和退上疏伏見聖孝純篤擬尊所生臣雖愚下敢不仰體國家典禮重實難阿順伏望容納留中八月庚辰

朔復下禮部議丙午尚書澄等會諸臣五十二人如前議戊申如前議九月庚午如前議天子旣喜璁疏追於羣臣未決會興獻王妃從興至禮官議用妃禮迎妃止通旬日曰安得以我子子他人諸從興來宦者迎見妃曰爾等恩澤乃在興園先丙子上命內閣詳議廷和冕紀復以前議進上曰朕受祖宗鴻業君長天下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嗣又不得徽稱謂罔極何朕欲追尊美號立祠安陸永久奉養委曲折衷終累卿矣廷和等昧死言綱常萬世也觀聽四方也上順天理下合人心祖宗列聖安則陛下之

心安不可不詳不可不重丁丑復下禮部議戊寅禮部尚書澄等六十三人昧死議臣等一得之愚盡矣若夫曲體孝思揆量事宜密勿之地有謀猷焉腹心之臣有忠愛焉非臣有司所敢專也上以興獻王妃久不入涕泣曰朕爲天子不得尊父母何以天下爲因啓張太后願避天子位奉興獻王妃歸藩稱母子如故群臣皆惶懼張璁曰焉有爲禮使君上母子不得相接者乎因爲大禮或問進而上疏曰臣叨逢聖明議與禮程萬世廷臣乃拘方守舊以誤陛下夫帝王中天地而立三綱五常之主也凡臣之言有識共

知非一人私見也一二臺諫交章詆擊目臣謟諛讒
臣希進是以有識之士雖章奏已具莫敢上言見臣
說孤立似爲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爲非非禮亦
以禮爲非非臣所不能自已於言也伏惟陛下仁孝聰
明無理不燭將從衆議乎未見其可也將違衆議乎
尚謙讓而未遑非天子不議禮臣恐皇上大孝之心
鬱不明於天下後世敬撰大禮或問一篇以聞唯聖
明察焉或問皇上考孝宗叔父興獻王也割私恩崇
大統也子何非之也臣璁曰禮之大者變者也漢哀
帝宋英宗預養宮中者也孝宗皇帝以祖宗大業授

武宗但知武宗爲之子而已武宗嗣位十有六年未有儲建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孝宗賓天之日我皇上未生也孝宗未嘗以後託也武宗賓天之日我皇上在潛邸也武宗又未嘗託爲後也事與漢唐大不類也我皇上爲孝宗嗣則孰爲武宗嗣欲承孝宗統者則孰承武宗統孝宗以大業授武宗矣其心豈肯舍巳之子子兄弟之子以絶其統乎武宗旣以大業受孝宗矣其心豈肯不繼巳之父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絶其統乎父子天性不可絶也皇上與興獻王不可絶二宗在天之靈亦自不可絶也或曰皇上

於大統也誰繼乎臣璁曰繼武宗以承祖宗者也或曰統與嗣不同乎臣璁曰統者帝王相傳之次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統則倫序可以時定嗣則天恩不可強爲得其常爲父子不得其常則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或曰武宗以大業授皇上有父道焉昭穆不可以世也故稱皇兄兄武宗自宜父孝宗矣臣璁曰羣臣之逆我皇上也兄終弟及之文也孝宗兄也興獻王弟也獻王在則獻王天子矣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如謂得大統而爲天子者當以父子報之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或曰孝宗不無後乎臣璁曰孝

宗後武宗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不念無嗣之武宗而

重念有嗣之孝宗者何也孝宗之統傳武宗武宗之

統傳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也豈必嗣也或曰以

皇上考孝宗以益王子崇仁考興獻王不兩有後乎

臣璁曰是强爲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興

獻王不得子皇上或曰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璁曰得

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

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一稱父子也或

曰然則何稱乎孝宗臣璁曰皇伯考其正也何稱乎

武宗臣璁曰皇兄其正也何稱乎興獻王臣璁曰皇

考其正也或曰長子不得爲人後禮乎臣璁曰長子不得後也謂不可繼嗣也非謂不可繼統也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絶亦當繼祖也程氏之言也或曰何廟乎京師臣璁曰遷國載主之義也長子不得離父者也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雖有庶子長子亦載主而行也論者謂且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也臣固未嘗欲升興獻王於太廟也夫墓可以代守廟不可以代祀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或曰舜受堯禪不尊瞽瞍禹受舜禪不尊鯀何也臣璁曰追尊非古也舜不尊瞽瞍父堯乎尚不尊鯀父舜乎未之

前聞也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矣孝子之心也豈謂君之尊親不如已之尊親也愛君不如愛已也或曰漢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頓君而嗣元帝何也臣愳曰俗儒誤之也臣按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唯言嗣昭帝後而已固未知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然當時姑緣所生稱皇考而已固未嘗父昭帝而兄史皇孫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漢景帝七世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爲之子有哀帝平

帝爲之孫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四傳矣王莽篡立漢祚既滅光武崛起而有天下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固執爲人後之說然亦別爲南頓君立廟稱皇考而已固未嘗父元帝而叔南頓君也夫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統嗣俱無而二君者正不能明辨也或曰爲人後者不顧私親之非經何也曰非經也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開元天寶禮始云爲人後者爲所生父齊衰不杖朞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所生所後皆稱父母未有改伯叔之文也況我

皇上又非後人者也入繼大統也夫禮小失入夷狄大失入禽獸不可不謹也興獻王妃旣止通未入帝又欲避天子位張太后乃命改稱興獻王爲興獻帝興獻王妃爲興獻后邵貴妃爲皇太后興獻后乃入

初議之起也禮部侍郎王瓚者璁鄉人聞其說私然之廷和曰是邪詖異論因別調瓚於南京而璁亦選南主事獨故大學士楊一淸尚書石珤心然其說未敢獨發而主事霍韜桂萼給事中熊浹益緣璁意進言天子益心動會內閣謂上卽位以來未有上號於張太后而武宗夏后尚稱皇后不日上立中宮有疑

名乃請上張太后及夏后尊號上倂命以邵太后興
獻帝后尊號閣廷和冕紀等曰皇太后繇憲廟皇貴
妃進爲皇太后興獻帝繇王進爲帝興獻后繇王妃
進爲后極矣陛下欲加隆焉則請待大婚之後次第
上上不聽復命帝后尊號之上再加皇字廷和冕紀
益力爭封還御札上復加興獻帝爲太皇帝后爲興
獻太皇后曰哀哀之情不能自已勉承朕命廷和冕
紀等皆乞罷歸上曰卿所言大義也朕至情也中宮
不日立矣且慈壽皇太后旨其承之於是羣臣爭者
百四十八人上皆不聽嘉靖元年郊祀禮成禁中火

楊廷和等言火烈風起人莫能救不可謂非天也意者與獻帝加稱祖宗列聖神靈有未安者給事中鄧繼曾亦言去年五月朔日日精門災今年正月二日長安榜廊災今月郊日內宮小房災五行之德火主禮五事火曰言言生于名禮興于言今日之禮於名紊於言逆陰極災變臣雖至愚亦知爲廢禮之應也給事中朱鳴陽亦以爲言上亦爲之動乃止加皇仍稱本生父興獻帝而尊邵太后爲壽安皇太后興獻后爲本生母興國太后三月詔天下設安陸祠署於松林山如鳳陽祖陵故事祭用十二籩豆樂八佾然

上心終未慊其二年六月名廷和晃紀宏平臺欲加稱帝爲興獻皇帝興獻國太后爲皇太后廷和等堅執不從而璁與同官桂萼知上意必伸前說萼復言自張璁霍韜上議論者指爲干進人懷疑沮因循至今興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肆然自以爲是豈君臣一體之義乎既又引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有私議與璁合而請廟大內以祀帝上益喜再下禮官議於是廷和去矣三年正月禮部尚書汪俊復會羣臣極言其不可上曰朕奉宗廟承正統敢違大義第欲兼報本生恩也其參酌至當聞二月汪俊

等復會羣臣議伏奉明旨陛下欲兼報本生恩者豈非以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情臣等愚昧竊謂興獻帝后已極推尊而聖孝興獻莫能稱塞請於興獻帝帝字上與國太后太字上更增一字以全尊號上慰聖母下答羣臣所謂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百姓刑四海天子之孝也議上留中未下而太常卿汪舉翰林修撰唐皐編修鄒守益給事中張翀御史鄭本公等九十七人皆上言上切責之奪其俸召桂蕚張璁霍韜于南京而張璁又復理前說謂興獻帝加稱在考不考不在皇不

皇百皇帝之稱不足以當父子之名蓋一時推尊之至情終不足當父子萬世之常綱必稱孝宗皇伯考興獻帝皇考武宗皇兄然後父子伯姪兄弟之間名正言順可興禮樂也上是之未次從復以三月丙寅朔勅禮部加稱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立一室奉先殿側以盡追孝之情汪俊等復上言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不得祭憲宗今陛下亦不得祭興獻帝皆制於禮而情有所屈也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

得迎興國太后大內尊祀興獻帝以天子禮樂人子之情獲自盡矣聖孝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必無嫌正統乃合禮經乃今加以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未免略而無別臣等過不自量竊謂獻帝初封興國實兆中興其名美且大徽稱之上仍宜取冠既不失其尊崇亦無嫌乎正統疏入上切責之俊復極言立廟大內有干正統不敢奉詔上復命會議以聞於是復上議陛下欲於奉先殿側別建一室祀興獻帝者意以先朝奉慈之建具有故事臣謹按孝穆皇太后祔葬茂陵神主無所奉享孝宗皇帝採羣言倣成周

廟祀姜嫄之制特建奉慈古今通義也至於本生父立廟大內從古未有惟漢哀帝爲定陶共王廟京師輔臣師丹以爲不可哀帝不聽卒貽來議臣等請於安陸府中特建獻皇帝百世不遷之廟它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奉享陛下歲時遣官往祀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何以居朕漢哀帝於是羣臣爭者一百三十八人上皆切責之而汪俊又去矣羣臣惡璁萼之來也則曰興獻帝加皇有成命矣何以二臣爲上亦使止之璁萼已在鳳陽道中且行且上疏議禮官益急上復動趣其來而以席書爲禮部尚書羣臣

曰訣首佞魁誤國事者璁萼兩人待其至當衣朝衣
立國門之外以笏擊其首大學士蔣冕上疏曰頃者
建室之議臣等與毛紀費宏反覆論奏數千言矣仰
惟皇上天縱聖神嗣承大統至親倫序天與人歸固
不待贊然非昭聖張太后傳武宗皇帝遺命則將無
所承受而授受大義不明今旣受命於武宗即宜嗣
統以爲後特兄弟之名有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
宗母張太后而於孝武二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
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所後所生不可混也陛下曰
朕於正統大義不敢有違固知之矣自古人君嗣統

天位謂之承祧踐祚祧宗祧祚廟之作堦也禮爲人後者惟大宗大宗尊之統也皆主宗祀言漢至今千七百歲矣未有廟本生父大內者漢宣帝以兄孫繼統爲叔祖昭帝後立所生父廟於奉明園光武掃平僭亂奮然崛起蓋取位於新莽非繼統於平嬰一聞張純朱浮之議即降其私親四世祀于舂陵宋英宗所生父濮安懿王亦止即園立廟我皇上爲獻皇帝立祀安陸禮雖非經事猶類古今後武宗考孝宗身主祖宗列聖之祀又欲兼奉小宗情既重於所生義必疎於所後二宗在天之靈誰託乎臣等考經質禮

稽詢僉謀不蒙採納汪俊乞休遽聽其去萼璁有言亟名其來其日天氣晴明陡變陰晦至暮風霾特甚天心仁愛尤極惓惓孟軻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等冒官孤卿不敢復靦顏班行之上乞放歸田里上曰卿忠誠正直朕方倚眷建室之議朕自裁之是時都察院經歷黃綰郎中黃宗明員外郎方獻夫益緣璁說進綰獻夫曰天子無宗四月丁酉禮部侍郎吳一鵬等六十七人復上議極論璁萼之非請付法司論治罷建室議立廟安陸世世奉享上怒曰本生皇考寢園遠在安陸朕歲時不得親切少展孝思

卹等安乎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莽朕冲歲甚矣
見奉先殿西室空其亟行脩飭仍執違者罪無赦已
酉上尊號詔天下删文稱孝子是時脩撰呂柟編脩
鄒守益各上疏極言上怒俱下獄外貶而蔣冕又去
矣上名西室曰觀德殿祭器如太廟勅太監義京山
侯元禮部侍郎一鵬迎獻皇帝主安陸所過有司供
獻吳一鵬曰非禮也獻皇帝之神依安陸之廟矣請
如奉慈殿爲神位焉不聽先是群臣上疏請罷書者
八十八人至是璁萼至上内降擢翰林學士獻夫侍
講學士諸臣益閧然交章彈糺者九十一人翰林諸

臣若學士豐熙脩撰楊維聰舒芬編脩王思皆相率求去曰此冷褒段猶章惇蔡卞之流也我輩不宜與同列鴻臚寺少卿胡侍劾璁至千餘言刑部尚書趙鑑曰臣刑官也請得而理之御史段續陳相曰宜正之典刑以謝二宗上怒切責鑑謫侍潞州同知収拷續相俱貶之璁等益䎗翔高論請與執政禮官辨難上前以折再詔之誤兩考之非因條上禮官欺妄十三事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亦發十三難破之吏部員外郎薛蕙爲人後解二篇人後辨二篇以進上復切責孟春湛蕙拷訊謫判解州上屢傳諭內閣去獻皇

帝冊文本生二字毛紀費宏石珤上言二字上係宗
廟內干宮闈久斷宸衷望毋輕改七月乙丑上御平
臺召三臣曰爾三臣無君之臣也可禮待耶乃欲誣
朕爲無父子乙亥上召群臣至左順門更定聖母尊
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以後四日己卯上冊寶丙子
禮部侍郎朱希周等上疏曰本生二字無貶也惟恐
嫌于正統故默寓夫親親陛下考孝宗母張太后三
年矣顧獻帝與國太后再上尊號斷自宸衷告之郊
廟社稷詔頒天下未及三月忽復更定無以孚天地
信後世上曰遜其儀其日群臣爭者三百二十七人

而何孟春爲之首疏入皆留中戊寅朝退何孟春曰
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跪哭文華殿爭論慈
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諸公勉之有故事脩撰楊
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矣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
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
王時柯余翱遮留諸臣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
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侍郎金獻民卿徐文華
曰在諸公矣於是尚書秦金侍郎朱希周都御史王
時中卿汪舉通政張瓚少卿張縉府丞張仲賢通政
參議葛檜寺丞袁宗儒等二十有三人翰林院學士

買詠豐熙侍講張璧脩撰舒芬編脩許成名簡討應良等二十人給事中謝蕡等十有六人御史余翱等二十有九人吏部郎中余寬員外郎馬理主事應大猷戶部郎中黃待顯員外郎申良主事徐嵩禮部郎中余才員外郎翁磐主事張㵲兵部郎中陶滋員外郎劉漳主事汪溱刑部郎中相世芳員外郎陳璧主事陳寔工部郎中趙儒員外郎金廷瑞主事伍餘福等百二十二人大理寺寺正毋德純等十有一人凡二百二十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是時上齋居文華殿聞故傳諭曰羣臣休矣在朕

羣臣祇曰得上旨乃退大學士毛紀石珤因言舉朝
臣工伏闕執諫此人心矣陛下奉天命臨九有當使
衆志大同公論諧協舍己從人乃爲上聖熟思頓悟
臣等翹首翹首上曰恭穆獻皇帝神主且至册祝已
具不可卒更姑退待命羣臣猶不起自朝及午乃命
錄諸姓名收繫爲首者豐熙張翀余翱余寬黃待顯
陶滋相世芳毋德純凡八人楊慎王元正撼門大哭
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并收馬理等
百三十有四人皆繫之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以卿
佐姑令待罪己卯上號章聖皇太后已并繫待罪者

二百二十八人上曰何孟春等輕蔑君命聚衆昌言譁倡率者具以實對孟春言臣與羣臣均懷窺豹欲效僉獄心惟一理尸惟一詞不自知同陷於狂愚而實無容於倡率上曰孟春等擅入朝禁聚朋哭喊假名忠愛實謂朕沖歲任意黨私姑奪俸一月自四品以上者豐熙等八人並付拷訊編伍五品以下皆杖之甲申帝主至自安陸上奉以謂奉先奉慈二殿上尊號于觀德殿曰皇考恭穆獻皇帝辛卯上加杖楊愼王元正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王時柯者七人編伍削職有差調何孟春南京工部而毛紀又去矣是舉

也死者十有七人則編脩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張原御史胡瓊張曰韜郎中胡璉楊淮員外郎申良主事俞禎仵瑜臧應奎張璨殷承叙安璽司務李可登上乃復下前後留中諸疏令羣臣博議皇伯考皇考名於是席書已爲禮部尚書乃上議伯考宗兄武宗父獻皇帝別爲禰室奉主不入太廟上意甚愜大禮遂定以九月丙子祭告天地宗廟詔天下先是京師童謠曰嘉靖二年半秋黍磨成麪東街咽脰眼西街喫磨扇妞夫若要喫白麪只待明年七月半又曰太廟香爐跳下門石獅吽又曰好羣黑頭蟲一

半享蛤蚧一半變人龍至是皆驗云粥自麪者斥北面也於是故錦衣衛百戶隨全故光祿錄事錢子勳皆以罷閒之官益言獻皇帝宜遷葬天壽山下羣臣議皆曰不可乃罷上定安陸祠曰顯陵祭如七陵儀四年三月命脩獻帝實錄改陵署曰神宮監安陸衛曰顯陵衛皆黃屋增拓紅門神廚光祿寺署丞何淵復上言獻皇帝乃入繼大統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太廟以禰享之疏下禮部議羣臣又以為不可郎張璁桂萼亦以為不可凡再上上曰豈敢干太廟也惟是觀德殿閟於大內祭之日太常不得駿奔朕歉焉

璁等謂席書曰上謂觀德規制未備耳當別立廟不干太廟者尊尊親親並行不悖之道也於是席書復會群臣議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天子之禮父為士大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禮也陛下尊為天子誠宜祭獻皇帝天子禮百官陪祀奉常導引備禮極樂皆不可缺臣等請於瓦城之東皇城之內擇地立禰廟前殿後寢籩豆牲腯歌章樂舞一如天子儀前開神道從闕左門進不與太廟同門四孟歲暮以次日祭親盡之期一如孝廟亦所以避二宗尊列聖也制曰可戊寅上宣問席

書卿謂親盡之期亦如孝廟者何也席書曰我朝以德祖比后稷以太祖太宗比文武皆百世不遷懿祖以下則祧獻皇帝與孝宗昭穆同世親盡亦宜祧如孝宗上曰獻皇帝別廟矣不與祖宗列昭穆不同門室他日於何藏祧如何可申朕世世奉祀之情其再議壬午席書上議古者一帝一廟親盡毀我朝同堂異室無毀廟事遷主而已太廟之制有寢殿祧室孝廟當遷之期藏主祧室歲暮出合祭獻皇帝別廟無昭穆遞遷臣以為親盡之日宜藏主寢殿歲暮出主祭如太廟合祭儀上可其奏名廟世廟曰萬子孫世

世無愆也何淵復奏曰國制左祖右社言社則稷在其中語祖則禰在其中社稷異神尚得同門合祭獻皇與祖宗一氣乃不得同門入臣恐陛下之有所貶也上復下其議羣臣爭論未有所決學士張璁桂蕚上疏曰禮左祖右社今端門外左題廟街門識太廟係此入非即太廟門也右題社街門識太社係此入非即大社門也儀禮所謂每曲揖廟街即古左曲路耳廟南向門亦南向故祭之日君不下曲門至南向門乃下今所議是與太廟同街非與太廟同門若必係闕左門入則闕左門亦當改爲廟街門是國門之

左有二祖廟也又周禮建國前朝後市左祖右社我
朝兩京建都雖門堂異名朝位寢廟社稷總倣古制
古禮圖兩觀在雉門左右爾雅云觀爲之闕許慎說
文云闕門觀也徐鉉曰中央闕而爲道故名闕崔豹
古今注云闕爲二臺作樓觀其上其狀巍然以懸法
象故謂象魏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周禮月朔懸象魏
實治民之所也又古禮寢廟社稷出入之路在庫門
外左右其去治朝甚遠朱熹曰雉門之外懸法象所
以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是也今端
門外有廟街社街門則古庫門也午門左右爲兩闕

門則古雉門也近議祧廟左門入者徒知廟街有千
太廟而不思闕左門亦有千朝堂者夫禰廟統祖廟
規制減太廟矣同路不同門庸何傷於是上命祧廟
街門鑿神宮監以通輦道取通行板輿而已毋厭廣
五年七月甲午上諭內閣曰世廟垂成朕心粗慰但
觀德殿在奉慈殿後地形墊隘規制尚歉不足揭虔
妥靈以奉奉先其改建奉先殿東稱朕孝焉八月廟
成更撰樂章用文德之舞上既奉安獻皇帝神位復
命內閣考求章聖太后謁廟禮大學士費宏等曰不
可明制皇后初立有謁太廟禮永樂續定儀注謁奉

先而已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張璁桂萼上疏曰古者天子后有事於宗廟遞爲獻郎唐開元禮有謁廟文國朝準古亦皆有之所謂廟太廟也其後改便朝夕朔望設建奉先有神位無神主殿也非廟也向者陛下續定皇后冊立儀禮官因循簡便廢高皇帝意臣謂章聖皇太后初至京師中宮皇后冊立皆應行謁廟禮妻從夫婦見舅姑之義也宜再命禮官參酌具儀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自茲以往爲故事亦皇上中與一代制作也費宏楊一清石瑤賈詠曰璁萼所引開元禮前代事其云國

朝禮未定之制也不可爲訓席書曰聖祖所定大婚禮也世廟告成奉安神主大祭禮也觀德殿準奉先殿世廟準太廟皇太后行禮觀德殿可矣石珤曰太廟尊嚴非時享祫祭天子未有輕出入況后妃乎后妃入宮後未有無故復出者今太后無故輙出入正門輙來往太廟門非家法上皆不許席書乃言皇太后暫離法宮遠出輙城翟車徑太廟過地涉尊嚴車中升降不得坐自如請陛下上下扶持以安太后體旣入廟陛下從行事亦曰陛下主斯禮也上乃奉太后以謁世廟改次日祭爲同日六年改觀德殿曰崇

先殿隨全何淵復言世廟樂舞未備舞宜兼文武樂
一淸言世廟不用武舞讓太廟也又獻皇帝生長太
平無武功漢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奏
文始五行舞文帝廟奏昭德舞是也張璁曰漢事不
足證三代之君以揖讓得天下者莫如舜書曰舞干
羽于兩階干戚武舞也羽籥文舞也卽今太廟之祭
異位同堂萬舞有奕列聖具在文德武功孰爲分別
臣嘗聞樂舞以佾數爲降殺未聞以文武爲偏全樂
舞之數天子八佾佾八人爲六十四人諸侯六佾佾
六人爲三十六人降殺以兩大夫士亦如之明制太

廟文舞六十四人執羽籥武舞如文舞之數執干戚
王國宗廟文舞三十六人武舞如之是獻皇帝爲興
王時已得用文武樂舞七十二人矣王制曰自天子
達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孔子曰父爲士子爲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皇上身天子尊獻皇帝天子父
廟用十二籩豆樂八佾豈以今日追尊世廟達禮備
樂反減王國使兩階之容有左而闕右上從之兼用
文武舞十月上親製顯陵碑七年命張璁等考追尊
獻皇帝始末彙集成書命名明倫大典楊廷和等論
罪有差復以獻皇帝尊謚止恭穆二字無異藩王因

加上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遂親製獻皇帝尊
謚碑文以安陸州陵寢所在特免其民徭役十年封
松林山爲純德山從祀方澤次五鎮是歲言者請建
安陸州爲京師禮官言京師唯天子之都得稱之乃
改安陸州爲承天府縣曰鍾祥如鳳陽故事增廩生
歲貢與鄉試解額十三年改稱家廟曰隆慶殿十四
年以世廟迫近河水改建太廟東南更稱獻皇帝之
廟十七年九月故通州同知豐坊言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請如古者建明堂加尊皇考廟號
稱宗以配上帝上下其議是時嚴嵩爲禮部尚書上

言明堂之禮經見未詳或言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傳言周道親親故以父配漢唐宋皆
用之或言古者郊祭天明堂祭五帝郊以始封之祖
有大功於民者配明堂以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
配我國家論功則太宗文皇帝也論親則獻皇帝若
夫殷人稱宗周人稱王天位相承之謂統未有帝宗
而不祔廟者臣愚昧不足測斷唯聖人裁焉上下其
章再議而曰古人未嘗槩宗君自近代始皇考何不
得稱稱宗于是戶部左侍郎唐胄上疏曰三代之禮
莫備於周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

上帝又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
周公制禮作樂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而
已非爲有天下者皆必以父配天也故有問於朱熹
者曰周公之後何配也曰文王也曰繼周者何配也
曰有功之祖也周嚴文王實用德配是以至于成王
未嘗移之武王也至于康王又未聞移之成王也漢
唐宋之君遽以父配者皆誤識孝經違先王禮昔我
皇上纂統之初廷臣固執人後之說于時推明一本
力正大倫者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霍韜數人而已
數人於陛下忠臣矣茍可將順豈有愛焉然及何淵

有建廟之議書總諸臣皆極沮詆奉天法祖豈敢有于太廟即陛下亦云豈以今日復惑邪說陛下必欲不廢明堂之制復古禮文則推本太宗皇帝上配於昭乃周道也守禮之臣不能推舉以告而乃濫引漢唐宋不足法之事爲陛下言臣甚恨之書奏上怒曰文皇帝誰祖獻皇帝誰父朕爲人孫子有輕重乎下胄錦衣衞拷訊削籍爲民嚴嵩復會羣臣上議考季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帝之文獻皇帝侑享明堂允合周道上曰秋報大典當以嚴父之文爲正奉考配帝宜自朕始復使羣臣議稱宗皆上言祖始也宗尊也

漢書制曰祀之稱始始受命宗之稱尊尊有德也孝
經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王肅註曰周公于文王尊
而祀之也古者天子七廟劉歆曰七正法苟有功德
則祀之不可預為設數宋熹亦以為然陳祥道曰父
昭子穆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無定法者義也禮
以義起者也惟皇考獻皇帝賜服藩封大隆駿望比
於西伯篤生聖人光天承序實擬武王臣等以為宜
洽宗祀之意加宗皇考配帝明堂永為不遷之廟上
又以羣臣意不稱太廟者皆溺詩書古文不能通曉
乃諉為臣下奏對之詞親製明堂或問頒示羣臣其

意以爲孔子稱嚴父配天而議者謂宜以太宗配則是降祖爲父矣人成於父羣物成於秋有通義焉故用報以配不爲豐昵不爲忘遠且夫周制配天始文王成康以後不變也將來一世盡一世易亦以獻皇帝爲始如周配文王萬子孫無變也宗者崇也豈必有天下太廟之中祖宗列聖懽聚一堂獨去我皇考一人朕不全四親皇天皇祖之所眷思子子孫孫之所不忍故配帝宜稱宗稱宗宜祔廟於是禮官上言明堂宗廟昭代曠典陛下孝思卓越非臣等所及臣等敢不奉詔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臣等請

奉皇考祔於孝宗之廟既上詣視寢室陛乃仍奉主
獻皇帝廟時祫則享于太廟是月辛巳上廟號睿宗
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
皇帝祔太廟禮成嘗飲福受胙冕旒糾結如交龍一
琉冒衮袖正當繪龍之吻若戲珠然上喜曰結者繹
也是惟天眷祖考因製禧瑞賦辛卯奉帝配享上帝
玄極殿其年十二月皇太后崩議遷顯陵天壽山合
葬尋已之議南祔其明年上南狩視顯陵既至享上
帝龍飛殿奉獻皇帝配乙酉祭顯陵上悲思瞻顧而
作歌焉命其殿曰祾恩上居龍飛殿每一念至如陵

無時也將還名承天父老賜酒肉諭教之詔免承天
府田租三歲湖廣五之一工部侍郎顧璘請建聖諭
恩詔二碑舊邸外榜額顯親達孝於故陽春樓遂遣
勳戚大臣奉慈宮而南祔葬焉其後重建太廟成上
又以獻皇帝廟尚在都宮之外乃親定列聖神位昭
穆之序奉享太廟以備四親命有司歲享隆慶殿如
宗廟禮初顯陵金城之陽嘉靖九年有甘露降至四
十一年長至上設二聖神几象一宮其日又降純德
山禮官上言皇上誠孝格玄洪庥彌篤山靈薦祉天
乳再零宜祭告二聖陵寢以荅神貺從之四十四年

芝產獻皇帝舊廟殿柱上曰視顯陵象一宮尤爲盛

切天眷親德朕曷敢不承乃名廟之前殿曰玉芝宮門曰芝祥前門曰寶慶後寢曰大德殿前殿如太廟奉二聖神位四時歲暮大小節辰設牲帛後寢奉神牀日上食如奉先殿云

臣喬遠曰臣攷大禮之議斷斷乎斐斐乎羣臣之執爲人後也及事孝宗者也思孝宗之德也張桂之徒之執繼統也不及事孝宗者也體世宗之孝也古人成事可以爲案而不可泥以爲式非宮中育也繼孝宗而武宗終無繼也天下有無父之國哉善乎張桂

之推言之也以子帝父古未有也雖舜弗行也不曰
爲天子父尊之至乎不然何若棄敝屣也古事之是
一人執之而異已者爲不肖激而成過則臣子難以
抗君父今之言之中諛者因以希功名雖有石心終同
賈售將順不已益而爲阿諛禮以義起一何甚焉然
而明天子之制作大聖人之孝思亹亹乎至矣